

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

PINDU RENLEI XUEJIA CONGSHU BENTUPIAN

宋蜀华评传

杨筑慧◎著



S.S.H
SONGSHUHUA PINGZHUAN

民族出版社

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
PINDU RENLEI XUEJIA CONGSHU BENTUPIAN

宋蜀华评传

杨筑慧◎著

民族出版社

S·S·H
SONGSHUHUA PINGZH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蜀华评传/杨筑慧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7
(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

ISBN 978-7-105-10106-1

I. 宋… II. 杨… III. 宋蜀华 (1923 ~ 2004) —评传
IV.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9236 号

宋蜀华评传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张宏宏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32

字 数: 162 千字

印 张: 6.75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7-105-10106-1/K · 1744 (汉 98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前言

中国的人类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近十余年来，学科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重视，呈现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这套丛书是以个人评传的方式呈现的，叙述聚焦于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的人类学家，而不是诸多田野民族志所关注的村庄乡民。应当意识到，对于人类学家个人学术历程和生活经历的总结，对当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关注个人，一方面，能够以个案的方式展现学科的发展历程，说明时代变迁和学科发展如何影响到这些人类学家的学术实践，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跌宕起伏的语境中，是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个人体验和学术创新，发现在创建与转型过程中，学科是如何经由他们的介入而发生了改变，从而重新观察和认识个人与学科之间的关系。

丛书的作者，是入选的人类学家们最亲近的弟子或继承前辈衣钵的亲人，力求借助功底扎实的专业学识和丰富翔实的访谈资料，从学术经历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立体地展现人类学家的风采。通过对他们求学经历的追溯、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的概括，我们可以更为深切地感悟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治学精神，更为充分地感受人类学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智慧。通过对人类学家日常生活

经历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平凡的起点开始，历经艰难和磨砺，由志存高远的青年学子最终成为了颇受学界景仰的大师。

丛书力求展现人类学家的成长背景、名校的熏陶、名师的濡染、经典著作、著名观点、学术贡献、重大活动、生活佚事、美好的情感故事、名言警句等不同方面，并采取了图文并茂的表述方式，其中许多当年拍摄的珍贵图片使读者更易于发现那些可能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细节。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够充分展示前辈人类学家们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让追求学术的后学，沿着先驱的脚印，踏上挑战纷呈的学术之路，也让更多热爱生命、关爱人类自身的人们由此获得有益的人生启迪。

民族出版社

2009年7月

目 录

一、书香门第	父母贤达 / 1
二、求学燕京	留学澳洲 / 15
三、琴瑟相和	与人宽厚 / 25
四、执教民院	走过风浪 / 43
五、供职联合国	宠辱不惊 / 75
六、田野历练	从实求知 / 85
七、民族纵横	学术天地 / 113
八、垂范后学	师德温润 / 145
九、淡泊天成	宁静致远 / 165
十、附 录	/ 179
附录 1	宋蜀华先生大事年表 / 181
附录 2	宋蜀华先生论著目录 (1950 年—2003 年) / 183
附录 3	难忘的回忆 (宋杰) / 193
附录 4	深切怀念恩师宋蜀华先生 (祁庆富) / 196
附录 5	怀念宋先生 (杨圣敏) / 199
附录 6	慎终追远 温故知新 (张海洋) / 202
附录 7	宋先生走好 (鲍江) / 205
后 记	/ 208

一 书香门第 父母贤达

书香门第 父母贤达

“蜀江水碧蜀山青”，四川成都，天府之国，此方水土，地灵人杰。因为锦江，这座城市显得生动而温婉，因为杜甫草堂和武侯祠而显得厚重、古朴。1923年6月19日，宋蜀华先生就出生在这座既古老又激情的城市里。

宋先生祖籍安徽，其祖父宋书臣，幼年时家庭贫困，但刻苦自励，熟读经史，后以吏员入仕，曾在陕西为官，晚年定居成都。他饱读诗书，长于诗文，并以书法、篆刻闻名于当时，与成都知识界多有往来。宋先生的父亲宋忠廷，号诚之，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出生，1909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郭开贞(即郭沫若)、周太玄(曾任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中科院图书馆馆长)为同窗挚友。当时西风东渐，宋诚之先生深受影响，对西学与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努力取得北京清华学堂公费留美学生资格，但受儒学影响极深的父亲坚决反对其留洋，加之是家中独子，又是早产，教养其长大成人实属不易，故十分难舍其远赴异国他乡，使他终未成行。为摆脱家庭束缚，宋诚之先生曾离家出走，又被寻回，然其心如磐石，不改其志，遂考入成都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外交署译材养成所专修英语。1911年，宋诚之先生毕业，先后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英文学校、岷江法政学校、华西协和中学、成都石室中学、华阳中学、志诚中学、立达中学、大



宋先生的父亲宋诚之先生

成中学等校任英语教员。

1917年，宋诚之先生考入成都华西协成大学英文系，1924年毕业，1925年赴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学习，1928年自牛津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协成大学外文系教授，并曾受聘于成都师范大学、光华

大学等校任英国文学教授。其译著有《布郎林及腾里生诗解》、《英文诗选》、《英文圣经文学全部大纲》、《圣教伟人祷文》、《立身处世谈》等。

由于青年时期学习英文之故，宋诚之先生多与教会人士接触，遂于1919年加入基督教圣公会，将家安于原成都顺城街圣公会，后搬至小天竺街94号独院。因信仰笃诚，学养深厚，1928年其被任命为中华基督教会西川教区会长。1930年，宋诚之先生在成都皮房街圣公会教堂创办高级神学院，1934年起担任西川教区会督。由于宋诚之先生在神学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1948年加拿大威克里佛大学授予其神学博士学位。

宋诚之先生自幼熟读经史，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孔孟之道甚有心得，并颇为崇尚，加之多年对英国文学和神学的学习，以及在基督教会工作，使其能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宣传

抗战，多次前往香港、澳大利亚讲道，并宣传抗战。1941年夏，他冒险飞越日寇占领区，应邀到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抗战情况，争取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当时正值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多次警告他，企图制止其宣传抗战活动，但他一身凛然，不为所惧，灌制了唱片遗嘱，嘱咐家人努力学习，宣传抗日，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后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他才辗转回国。1947年，他再次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文学院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化》等课程，宣传中华文化。由于他在讲课中不是罗列现象，而是将基督教教义和中国的孔孟之道融会贯通，使授课内容生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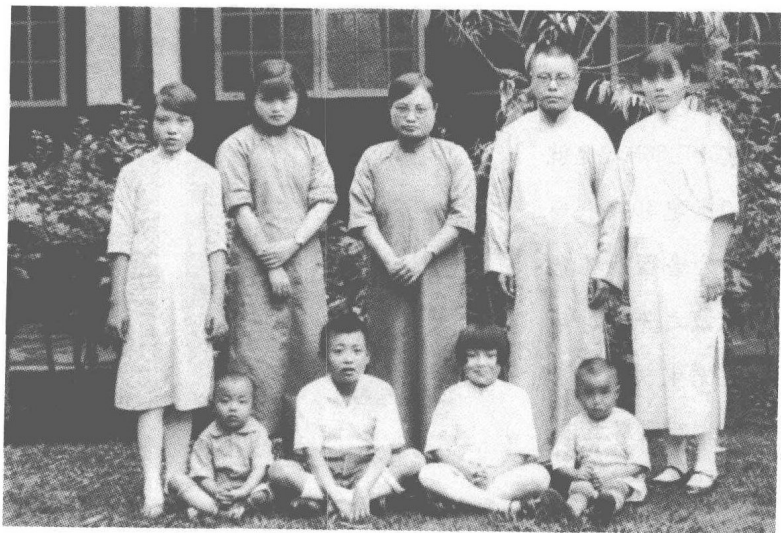
懂，深受听课者的欢迎。至今，悉尼市中心一座教堂的巨幅彩绘玻璃窗上有一位中国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的像，名为C.T. SONG，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曾任圣公会西川主教的宋诚之先生。宋诚之先生视基督教精神为其理想追求，但经过数十年实践，他也认识到基督教



悉尼大教堂一幅玻璃画中，印有宋诚之先生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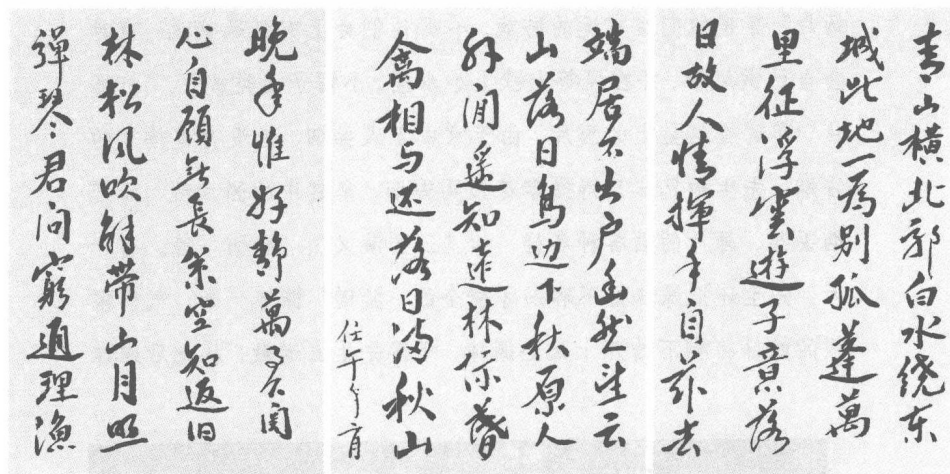
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的文化入侵，因而在布道中，他多次提出中华圣公会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自主教会，不能依附于帝国主义。

宋诚之先生不仅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而且也乐于助人，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和教会内外友人，以及与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的人士，如韦国安、车耀先等。新中国建立后，他婉言谢绝友人邀请他到英国定居，继续在华西大学任教授。1950年因身体欠佳之故，他辞去了教会工作。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到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任研究员，撰写了《基督教入川史》。1955年5月，宋诚之先生因患脑溢血病故，临终前让家人为其穿上中国传统式长袍，以这种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离开了这个喧闹的世界，从中可见他由内至外所受到的中国文化浸润，也反映了他寻求一种本文化的回归。宋诚之先生的人格与品性深深影响着他的子女们。



与父母兄弟姐妹们合影（前排左二为宋蜀华先生）

宋蜀华先生兄妹七个，他排行第四，男丁中为长。上有三个姐姐：宋蜀秀、宋蜀芳和宋蜀清，下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宋蜀碧、宋蜀灵、宋蜀杰。也许是年轻时的经历，宋诚之先生对子女要求宽严有度，并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家训。他一生



宋先生书法

致力于教书育人之业，对子女们的教育极为重视，无论儿女，均倾力培养，学习新文化，掌握新本领。暑假时，孩子们常常围在桌子上写作业、练字，学习的气氛浓厚。宋蜀华先生幼时写字不好，曾遭父亲批评，他就暗下决心刻苦练习，常常废寝忘食，终得父亲认可。先生的字刚柔相济，晚年时持笔之手虽时常颤抖，但其字仍可见风骨。小女儿宋宁求学时常以他的字为楷，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先生书写的字帖。

宋先生因是家中长子，深受母亲疼爱，但却不被溺爱。因从小读书，加之上下还有姐妹，故父母从不让其做家务。小时的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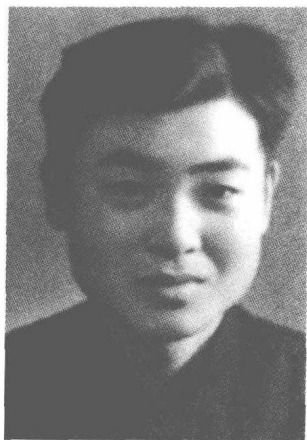
生尚有些淘气，他知道妈妈怕蛇，一次竟做一条假蛇放在衣柜里，吓坏了妈妈。又一次先生不知做错了何事，被母亲罚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先生就让母亲拿笞箕打自己以惩罚，母亲觉得好笑，就放弃了对先生的惩罚。先生年少时常与兄妹们一起玩耍，放风筝、爬树、玩“气球”（他们叫“洋茄子”）、打弹子、滚铁环、跳房、“打扬片”等是他们经常玩的游戏。有时他们会上街买风筝玩，有时会自己做风筝，并在风筝上挂上小水桶、小帽子之类放飞，“打扬片”即玩香烟盒上的画片，由于家中无人抽烟，也没有备待客的香烟，先生和兄妹只得攒零花钱买香烟，拿其中的画片玩，而把烟丢弃。画片的画各种各样，如“三国演义”、“脸谱”等。有一天，先生还把妹妹好不容易才攒全的“脸谱”撕坏一张，气得倔强的妹妹将剩下的几十张全撕掉，吓得先生直道歉，从此后妹妹



与父母兄弟姐妹们合影（第二排中立者为宋蜀华先生）

再也不攒“脸谱”了。有时孩子们在一起也玩些“时政”游戏，各自扮演军阀的军长、师长等之类，据说一次先生因所扮“级别”太低而受到惩罚。先生的妹妹说，哥哥小时候极有忍耐力，一次他爬上家中院子的树上玩，恰好父亲的朋友到家中小坐，且与父亲坐在树下的凳上闲谈，树上的先生不敢吱声，只静静等到他们离去，才匆忙从树上下来，直奔厕所而去。

宋先生6岁启蒙，入启化小学(教会学校，在今成都市陕西街)学习，其隔壁就是华美女中(燕京大学南迁至成都曾在此办学)。12岁小学毕业后曾入成都私立高琦中学，一年后转学至位于成都东胜街的私立中学——建国中学，与妹妹蜀碧同一校。该校虽是男女合校，但不合班，先生就读于初男五班，妹妹就读于女六班。即使是兄妹，按校规，也不能说话，更不能往来。每逢周一是纪念周(指每周周会，



中学时代的宋蜀华先生

背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的升旗仪式，兄妹两人也只是在那时见一次面，但依然不能说话。按妹妹的说法，先生自幼不是特别聪慧之人，但十分勤奋、用功，学习成绩上等。学生时期的先生与许多男孩子一样，也喜欢玩耍，他常与同学一起打乒乓球、篮球和排球，也去郊外游泳、骑自行车等。巴山蜀水的灵秀及宽严适宜的家教，使其淡泊的品性逐渐形成。

初中毕业后，宋先生入华西协和大学附中(教会学校)，这是

一所男生中学，因学校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先生也多倾力于此，故英文水平大有长进，为其后来的留学及在联合国工作奠定了基础。



步入老年的兄弟姐妹们（前排左一为宋蜀华先生）

宋先生就学于动荡不安的年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或日本飞机常轰炸成都，或地方军阀混战不休，学校办学也停开无常。1938年至1939年，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先生还曾随母亲避居四川绵竹大半年，有时到家旁边的辅仁学社躲一会儿，有时到郊外的苏坡桥一带躲避，有时先生的父亲和叔叔带着他们到华西坝一带避一避。动荡不安的生活并没有磨灭宋家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书的痴迷和对知识的渴求。

宋先生的父亲宋诚之先生是个耿直之人，早年受自己父亲约

束太多，有较强的叛逆精神，但也许基于此感，他对子女及他人
都极为宽厚、仁慈，重视孩子们的道德修养和品性塑模。他是个
基督徒，崇尚博爱，也尊崇中国的“旧道德”，特别是“孝道”，经
常向子女宣传。故其虽多年从事基督教会工作，但从不强求子女
入教。宋蜀华先生幼时也受过洗礼，但一直没有皈依基督教，先
生曾说过，可以继承父亲教授之职，但不可以信教，对此父亲也
较为宽容。宋蜀华先生在1961年5月所写的一份“我的过去”中
曾说道：“我幼年因家庭关系，受洗礼参加基督教，既无认识，亦
无信仰。由于父亲思想上长期存在着儒家哲学思想和基督教信仰
的矛盾，对子女的宗教信仰并不强迫。因而，基督教在我思想上
始终没有生根，和教会也无任何联系。”事实上，在一些伦理道德
观和价值观方面，儒家哲学思想和基督教有着共通之处，如善待
他人、对人诚恳等。而
这些共通之处，正是宋
诚之先生教育子女的重
要内容之一。

宋诚之先生从不打
骂孩子，也不允许孩子
们连姓带名直呼长辈。
每日孩子们放学回家，
都会敲门问候父亲，父
亲抱着孩子们亲亲，问
问学习情况，然后让他
们去吃点心和玩耍。孩



与弟弟合影（坐者为宋蜀华先生）